

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 及其時代背景

前記：一九九〇年夏天基於某個機緣和一位前輩談及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這位先生在光復前上了幾年小學，對當時的學校教材記憶猶新，特別是「君が代少年」這一篇課文。正好我在研究「皇民化運動」的過程也看到過相關資料，由於這個題目關係到一個外來政權如何製造統治神話的問題，所以略為整理，把它寫出來，就教於大方。

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君が代」這個名詞可能不熟悉，因此先得略作說明。「君が代」（きみがよ），意為「君之代」，代是年紀、年華或年代的意思。原先是一八八〇年（明治13年）日本海軍為祝賀天皇誕辰而製作的歌曲，歌詞簡單，採自《古今和歌集》的古歌，是祝人長壽的意思。一八八二年（明治15年）訂為國歌，一八九三年（明治26年）明令為「祝祭日用唱歌」。(1)臺灣因為受日本統治，舉凡國家慶典紀念日必唱此歌。「君が代少年」，換個說法，就是「國歌少年」。

誰是「國歌少年」呢？那就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生於新

(1)參考橋口正，《式日唱歌——その指導精神と取扱の實際》（臺北：神保書店，1941），頁17-21。

竹州苗栗郡公館庄（現苗栗縣公館鄉）的詹德坤。詹德坤生在農家，父親詹阿日務農。詹德坤在十二歲時就逝世了，當時是公館公學校三年級學生，他成為「國歌少年」的事蹟編入日本帝國圈內的小學「國語」（日語）讀本中，廣為學童所誦讀。以〈君が代少年〉為題的課文首先出現在一九四二年（昭和17年）日本文部省編的《初等科國語》卷三。次年（1943）分別出現在臺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編輯的《初等科國語》卷三（四年級上半年用）。由於這篇課文頗具史料價值，因而不嫌冗長，彙譯如下：(2)

君之代少年

昭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早上，臺灣發生大地震。

有位名喚詹德坤的少年，是公學校三年級的學生，今天早上也一如往常，醒來後洗了臉，就恭恭敬敬地向著神龕*禮拜。神龕裡祭祀著皇大神宮的大麻。

不久，由於快要用早飯了，少年走去要叫當時在外邊的父親。

出了家門才走了一會兒，「轟」地響起可怕的聲音，地面、四周的房子都東搖西擺地震動起來。「地震！」少年這麼想。就在這個時候，旁邊的建築物的土角向少年身上崩落過來。

父親跟附近的人跑過來時，少年的頭部和腳都受了大傷，倒在路旁。雖然如此，少年一看到父親的身影，一句也不提自己的苦痛，卻問：「媽媽平安嗎？」

少年的傷勢比想像的嚴重，當天下午，在臨時搭建的治療所接受手術。就算在最痛楚的治療當中，少年絕不說臺灣話。自從學校裡教過：日本人就是說國語的人，德坤不論如何辭不達義，始終都使用國語。

德坤頻頻說著學校裡的事情、呼喚老師的名字、又呼喚朋友的名字。

就在這個時候，有幾百個傷患被運到學校來，老師們忙得不可開交，但一聽說德坤受重傷，就輪流來看他。

德坤高興地流著淚。德坤說：「老師，我要早點痊癒，上學去。」老師也鼓舞他說：「是呀，早點復原，好上學去。」但是，傷這麼重，到底會變成怎樣呢？——老師對德坤的不幸，甚為不忍。

第二天中午時分，少年在父母與級任老師的護送下，被送到遠處城裡的醫院。

那天夜裡，疲累而神智不清的德坤，在天將破曉時，眼睛睜得大大的，對在身旁的父親說：「爸爸，老師不在嗎？好想再見老師一面呢。」這就是最後的了，或許自己預感到即將遠行也說不定。

不久，少年說：「爸爸，我要唱君が代。」

少年閉上眼睛，好像在想什麼似的，不一會兒深深吸一口氣，沉靜地唱出：

(2)臺灣總督府編，《初等科國語》卷三（臺北：臺灣總督府，1943），第六課〈君が代少年〉，頁30-36。日本本土採用的〈君が代少年〉一文與臺灣版幾乎無差別，唯增加一句解釋「土角」的句子——「所謂土角就是把黏土打堅固作成像磚一樣的東西」。見海後宗臣、仲新、木下政久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東京：講談社，1964）第八卷，「國語」（五），頁495。

*日本漢字作「神棚」（かみだな），日本神道放置象徵神以供祭拜之器物的木櫃，如圖1.3所示。

君之華年

千代

八千代

德坤全心而唱的歌聲，深深扣住在同一病房的人們的心弦。

小哉

石兮

聲音雖小，但仍清楚地繼續唱著。四周響起啜泣聲。

茁然成巖

蒼生方亟

快要結束時，聲音逐漸變弱。但是德坤完美地唱完整首歌。

這天早晨，唱完「君が代」的德坤，在父母和眾人含淚的守護中，安祥地長眠了。

詹德坤以這種方式辭世，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無疑有它的感動力。這件事一傳開來，有人倡議立碑紀念。於是有人以臺中二中黑潮寮生的捐款為首，募集到不少資金，邀請臺南雕刻家淺岡重治為詹德坤鑄造銅像。銅像取詹德坤生前通學的打扮，尺寸有實人大小。該銅像於一九三六年（昭和 11 年）四月完成，坐落在詹德坤出身的公館公學校內。(3)

「國歌少年」的故事據稱馳名遐邇，連在日本本土都為人所稱道。能夠孕育出這樣一個模範少年的公館公學校，毋庸說是極為榮耀的。該校校長作有校歌一首，歌頌詹德坤，並以此與師生相勉，

(3)《興南新聞》，1942 年 4 月 12 日，第 2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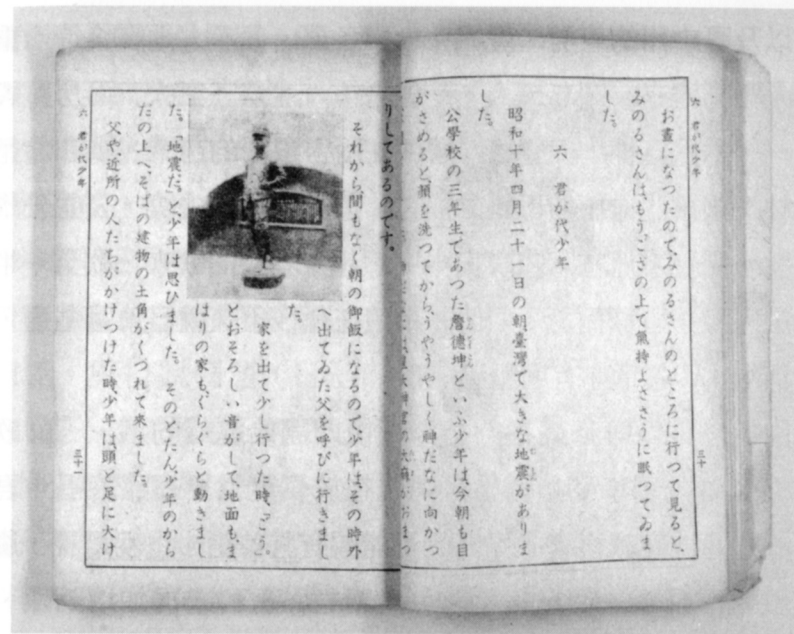


圖 1.1 〈君之代少年〉課文書影

歌詞中譯如下：(4)

眺兮巍巍次高山，萬頃瑞穗如波湧，

育我健兒兮二千，我等君之代少年。

讀了「君が代少年」課文的中譯，相信不少讀者首先要問：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詹德坤確有其人；造成他重傷而終不治死亡的是發生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時二分十六秒的中部大地震。此一地震是臺灣史上的大地震之一，震央在新竹州關刀山附近，受害總面積達三一五平方公里，主要在當時的臺中州和新竹州兩州。受害最深的區域包括新竹州的竹東、竹南、苗栗、大湖各

(4)歌詞原文為：「見よ次高の峰高く、地に萬頃瑞穂波打つ、育つ健兒我等二千、我等君が代少年。」轉引自《興南新聞》，1942 年 4 月 12 日，第 2 版。

郡，以及臺中州的東勢、豐原、大甲各郡。此次大地震災情慘重，死亡人數高達三、四二二人，受傷者一一、八三三人，而房屋毀損達六一、六八五棟。(5)詹德坤居住在受害很深的苗栗。根據詹德坤表弟林逢銀轉述詹德坤母親的描述，詹德坤臨終之際，公館公學校校長前來探視，他在意識朦朧中突然起身唱起國歌來，歌至一半再度失去意識，昏厥而逝。(6)他的事蹟在死後不久就已傳遍遐邇，為人所稱頌，(7)報章亦有所報導。(8)

由於立銅像等都是在詹德坤死後即開始進行的事，「國歌少年」之為真人真事殆無疑義。問題在於真實世界裡臨終唱「君が代」的詹德坤與教科書中描寫的可能頗有些差距。也就是說，詹德坤的故事提供了一個皇民化教育的素材，教科書再加以鋪陳、強化，把他塑造成一個完美的「皇國少年」。(9)為什麼詹德坤是以教科書中所描寫的這樣一個「典範」出現呢？這是一個真正的「時代故事」。

詹德坤的故事告訴我們：他是個「好孩子」（よいこども），當自己深受重傷時，念念不忘的卻是母親的安危。這篇課文通篇還

(5)關於此一大地震，可參看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年中部大震災紀實》（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

(6)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年中部大震災紀實》，頁163。

(7)1999年九二一集集大地震之後，偶與家父閒談，家父提及1935年中部大地震，並說到詹德坤的故事。由於「國語」讀本收入詹德坤故事時，家父已從公學校畢業，因此不是經由教科書得知此事。出於歷史研究者的好奇心，我遂追問家父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得知詹德坤的故事。家父答稱當時即已知道，是從大人口中聽來的，由於當時自己的年紀與詹德坤差不多，都是小孩子，所以特別有印象。此一訊息雖係閒聊所得，然有助於我們了解「國歌少年」故事的傳播及其對同年齡層孩童的影響，故補記於此。

(8)《臺灣教育》第395期（1935年6月），頁107；《敬慎》9：2（1935年7月），頁29-31、21。

(9)關於詹德坤的故事如何由臨終唱國歌的骨幹演變成內容豐富感人的「美談」，可參考森宣雄、吳瑞雲，《臺灣大地震——1935年中部大震災紀實》，頁164-166。

洋溢著感人的師生情誼。這類情操，容或比較一般性；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依序有：一、詹德坤體行日本宗教儀式，如禮拜大麻，二、他拒絕講臺灣話，堅持說國語（日語），三、崇敬國歌。無論詹德坤生前是否力行無誤，在他死後七年，他的故事在教科書上重現時，這三點受到強調是有其時代背景的。

當臺灣第一號表國民學校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使用含有〈君が代少年〉一課的國語教科書時，正是皇民化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所謂皇民化運動可以定義為一九三七年起臺灣殖民統治當局為加緊改造臺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來為皇國效忠而實施的一連串措施。其中最為一般人所知的就是「國語運動」、「改姓名」



圖 1.2 臺南雕刻家淺岡重治所鑄詹德坤銅像
輯自《興南新聞》1942年4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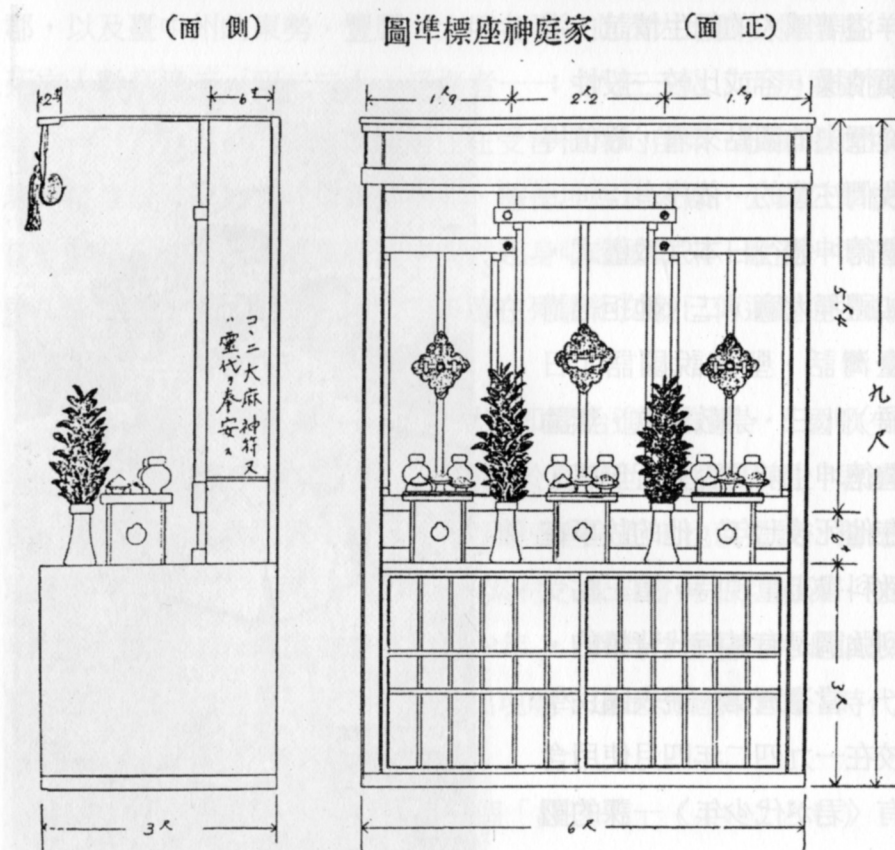


圖 1.3 家庭神龕正側面標準圖

輯自白井朝吉、江間常吉《皇民化運動》(1939)

與「志願從軍」三項。最後一項是以一九四二年實施「志願兵制度」而展開緊鑼密鼓的軍事動員。事實上，皇民化運動的內涵極為廣泛，幾乎無所不包，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和婚喪喜慶的日本化都在其中。課文中提到詹德坤一早起來就向神龕禮拜，就是踐行這方面的皇民化。

在皇民化運動中，統治當局亟望改變臺灣人的宗教信仰，鼓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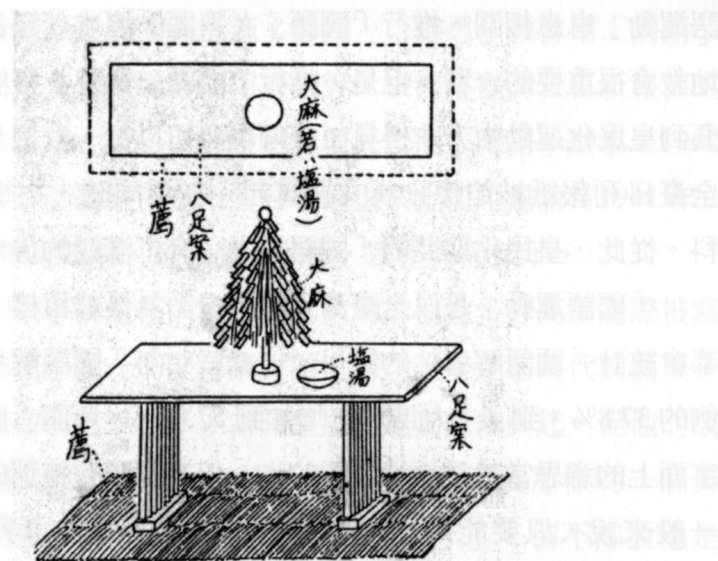


圖 1.4 「大麻」陳設方式說明圖

輯自白井朝吉、江間常吉《皇民化運動》(1939)

民眾在家裡設置神龕，祭拜大麻。圖 1.3 所示就是官方建議臺灣人在正廳設置神龕的標準樣式。所謂「大麻」是伊勢神宮與其他神社頒發的用白紙紮成的神位台。關於詹德坤禮拜神龕這個情節，筆者十分懷疑是經人添加的。因為，在一九三五年（昭和 10 年）皇民化運動還未興起，一般民眾並沒有設置神龕，祭拜大麻的情事。即或到了一九四二年這篇課文問世時，像詹德坤這樣住在「土角厝」的農家，家中設有神棚的，恐怕少乎其少。教科書強調詹德坤一早起來就祭拜大麻，很可能是為了配合皇民化運動的推行。由於這篇課文是給小學生讀的，編教科書的人也許相信模範少年詹德坤之祭拜大麻對學童有示範作用，藉此可以達到提倡日本神道信仰的效果。

為什麼這篇課文強調詹德坤拒絕說臺灣話呢？這與當時的「國

語運動」息息相關。推行「國語」（日語）原本就是日本在臺殖民地教育很重要的一環。但是，推行「國語」與禁止臺語雙管齊下是要到皇民化運動中方才得見。這個現象可以從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全臺日刊報紙被迫停止漢文欄算起。在這同時，小學也廢止漢文科。從此，皇民化期間的「國語運動」有了濃厚的排他性。

「國語運動」是以全臺灣人都講日語為最終目標。總督府每年都會統計「國語解者」的數目。一九三七年「國語解者」佔人口比例的37.8%，到了一九四一年增加到57.02%。所謂「國語解者」，字面上的意思當然是懂得日語的人，但在當時有特別的評估標準，一般來說，只要能用日語辦理簡單事務的人就可列為「國語解者」。另外，原本不懂日語的人，只要上完當時為推行日語而設置的任何一種短期課程，如「國語講習所」，就算是「國語解者」了。事實上，上完這樣的課程而仍然不會講日語者，大有人在。因此，雖然在官府統計上，一九四一年「國語解者」佔人口的比例將近六成，臺灣人之間的日語程度實則非常不平均，差別很大。這其中受完整日文教育的知識份子、文學創作者，在日文的造詣上，足以媲美日本人。譬如文學界的龍瑛宗就曾以一篇〈植有木瓜的小鎮〉的小說獲得日本《改造》雜誌的徵文佳作。但是，在民間不會講日語的人口還是佔大多數，因此使用臺語或臺日語夾雜的現象相當普遍。即或當時的「國語家庭」（官方認可的徹底講日語的家庭）當中，還有被批評私下講臺語（或客家語）的情況。

由於皇民化運動旨在使臺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講日語是最首要的表徵。反過來說，講臺灣話正是違反皇民化運動的精神。因此，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我們看到當局除了大力推行日語

外，開始有禁絕臺語的個別措施。譬如，「憇憇」教會用「國語」傳道、禁止民眾在公共場合使用臺語等。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嘉義市役場（市公所）拒絕受理民眾用「灣語」辦事（1940年10月20日）；高雄市在市營公車內也禁止使用臺語（1941年1月31日）。規定如斯，是否徹底執行，就不得而知了。

詹德坤的故事就是在「國語運動」的排他性十分高張之際被寫入教科書。他之不顧一切堅持講日語，可以說是走在時代前面——因為事情發生在一九三五年，當時皇民化運動尚未興起。但他的故事也可以說是時代的產物——因為那樣的時代需要那樣的一個典範。從這個角度看來，與其稱他為「國歌少年」，倒不如說他是「國語少年」還來得貼切。

最後，說到國歌問題，在日本天皇制底下，崇敬國歌，也就是崇敬天皇本身。這可由國歌的內容窺其一端。詹德坤在生命如風中之燭，瀕臨灰滅之時，以虔誠的心唱完「君が代」，想必感動不少相信日本、相信天皇的人。我們是否能一概否認其間的「純情」，則不是我個人的論辯能力所能及了。

本文的題目所以訂為「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而不直稱「國歌少年的故事」，是因為這個故事重現在教科書時，具有統治神話的特性。首先，統治神話未必一定是捏造的。就算是詹德坤的言行和教科書所描述的毫無差誤，我們還是可以說「國歌少年」是個統治神話，因為它為統治者的統治意圖提供了一個可供宣傳的典範。

社會上有許多人認為，臺灣的歷史最特殊的地方在於它的「斷層性」。這個看法大約是很難否認的，一個不斷承受歷史斷層的社會，必然不斷有統治神話，「國歌少年」的故事之所以還在老一輩

人的記憶中，卻不為年輕人所知，正是歷史斷層的明證。一個不用記住外來統治者所給予的神話的民族，毋寧是幸福的。然而如果為了掃除政治神話而把過去的記憶一掃而光，是否明智，則值得深思。「國歌少年」只是一個塵封的、孤立的記憶嗎？還是一連串還在進行的政治神話中，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己的一環呢？但願，更多的研究能給我們答案。

原刊於《歷史月刊》第三十二期（1990年9月）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增補修訂

補記：日本國歌（君が代）的歌詞為：「君が代は / 千代に八千代に / さざれ石の / いはほとなりて / こけのむすまで」。中文似無定譯，中國大陸有一譯文作：「吾皇盛世兮 / 千秋萬代 / 砂礫成岩兮 / 遍生青苔 / 長治久安兮 / 國富民泰」。私意認為這是「演義」的譯法，有「國歌」的堂皇和縹麗，也充分傳達了文意。不過，我在本文中采取了這首賀歌最原初的意思；或許回歸最素樸的文字，可以保留此詩所蘊含的美學上的潛能吧。

（2002年12月）

「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

人類的歷史充滿無數的故事。有些故事因為滿足特定族群心靈上的共同需要，比較具持久性，甚至可以提昇到藝術的境界而歷久彌新。有些故事則是應特殊時代的特殊需要而產生，時過境遷後極易被人遺忘。但也由於這類故事的時代性特別強，透過對它們的重新整理，往往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到一個時代的特殊風貌與氣氛。五十年前在臺灣經官方大力品題而膾炙人口的「莎勇之鐘」（サヨンの鐘）正是這樣一個實例。

「莎勇之鐘」的故事，人事淹遠，已經不再是臺灣人群體記憶中繼續傳承的一則故事，但是，它的影跡並未完全泯滅。不少喜歡唱老歌的人會唱一首叫「サヨンの鐘」的日文歌；此歌的中文翻版是「月光小夜曲」。這首歌只是當時發揚「莎勇之鐘」這個故事的眾多活動之一。

「莎勇之鐘」，簡單來說，是一位山地少女莎勇為日本老師犧牲性命而獲得臺灣總督贈鐘褒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莎勇·哈勇，⁽¹⁾生於一九二二年一月，是蘇澳南澳利有亨社哈勇·麥巴歐的最小女兒。利有亨社（又作利與邊，在今南澳鄉澳花村）屬泰雅

(1) 本文作「莎勇」，係日文「サヨン」（sayon）之音譯，據泰雅族人稱此名音近於「sayun」，因此有作「莎韻」，或「沙鶯」者。由於「サヨン」之呼法因襲甚久，茲仍沿用之。